

著

舒红霞

女性

审美文化

宋代女性文学研究

人民出版社

清閑
道兄
陳蓮

鄭敦



賜贈僧茶不廢禪尚閱經
應欲枯泉靜林見多經閣
相輝兩三句相向自偏書為

白鶴別余往春

若片雲香在青

高至天門日

攀雲山望不及

時還徐樹玉為



之秀余于僧獨寄之
幅法唐子華已入其室
矣為



崇禎歲次丁丑六月

偶吟却憶居山猶

白成有人貽鶴字

書來之句

蒼書詞足數有

涼風時至喜而記之

弟鄭敦

女性审美文化

——宋代女性文学研究

舒红霞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审美·文化/舒红霞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

ISBN 7-01-004370-1

I. 女… II. 舒… III. 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3390 号

女性·审美·文化

NÜXING SHENMEI WENHUA

——宋代女性文学研究

舒红霞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22 千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4370-1 定价:2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宋代女性审美主体觉醒的社会文化环境 (7)

- 一、宋代女性审美主体觉醒的历史基础 (10)
- 二、宋代女性审美主体觉醒的现实基础 (26)
- 三、宋代女性与理学贞节观 (40)
- 四、宋代女性审美主体的觉醒 (53)

第二章 梅:宋代女性文学的审美精神 (79)

- 一、咏梅的历史与宋代咏梅文化氛围 (80)
- 二、异彩纷呈的梅花形象 (86)
- 三、寒洁清冷的梅花意境 (96)
- 四、傲骨丽质的精神家园 (109)

第三章 酒：宋代女性文学的审美风采 (133)

- 一、女性与酒 (134)
- 二、春情荡漾美酒香 (142)
- 三、漂泊零落醉异乡 (150)
- 四、送别怀远酒断肠 (163)

第四章 幽：宋代女性文学的审美时空 (171)

- 一、幽闭的审美空间 (172)
- 二、幽长的审美时间 (183)
- 三、孤独：宋代女作家的存在方式 (197)

第五章 柔：宋代女性文学的审美形象 (219)

- 一、男性塑造的女性形象 (219)

二、宋代女作家抒写的自我形象 (255)

三、宋代女性的镜中映像 (265)

第六章 俗:宋代女性文学的审美形式 (294)

一、词:宋代女性文学的审美范型 (294)

二、俗:宋代女性文学的审美特征 (305)

主要参考书目 (327)

导 言

跨过洪荒的远古,越过漫长的采摘狩猎的艰辛,人类终于迎来了迅速发展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然而,文明的进步是以人类初创阶段的主体——女性退出社会政治经济舞台为代价的。女性从此囿于四壁环立之室,成为男人们所拥有的女人,在“三从”之中消失了母系时代绚丽的辉煌。男人从此成为女人头顶上的蓝天,成为高高悬挂在苍穹光芒四射的太阳,成为丰富辽阔、坚实稳健地负载着万物生命的地球。于是,在太阳和地球之间,女人迷失了自己,在男人高大的影子里彷徨环顾,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真实的身影,寻找着走出影子的路径。

不会有人怀疑，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是男性与女性共同书写的事实。但是，打开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几乎找不到属于女性自己的详细历史。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许多有灵心慧智留下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女性，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有的只是以某某妻的附庸形式存在于封建的男性中心社会的历史上，如宋代的徐君宝妻、戴石屏妻等等。即使最杰出的女性作家李清照，其生平事迹史书记载也十分有限。宋代流传作品最多的女作家朱淑真，史书上不仅没有详细的生平资料，甚至生卒年代也难以确定。由此可见，女性在封建历史中所处地位的悲哀。

可能不会有人否认，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女性文学艺术家与文学艺术同时诞生的事实。但是，打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只看到如蔡琰、李清照等少数女作家，在男性作家的泱泱大国里，闪烁着孤独凄凉的目光。即使是留下 337 首诗歌、33 首词的朱淑真，我们甚至也看不到她的名字。当然，近年新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弥补了这一缺憾。这就是女性在文学艺术史上所处地位的悲哀。

由于女性在封建社会和文学艺术发展史中被忽视的地位以及有关女性历史资料的欠缺，所以，有关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为现代女性个体意识的独立完善和思想解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现代女性开始寻找、认识和反思女性自己的历史，从而确定女性自己现实存在的价值和存在方式。一些对女性问题颇为关注的男士也加盟有关女性课题的研究领域，由此便出现了一个女性问题研究全面繁荣的新局面。

宋代女性文学代表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颇

受研究女性文学者关注、近年来取得了可喜成就的领域。这些研究不仅对李清照的研究更为全面深入,而且打破了以往宋代女性文学李清照研究一枝独放的局面,使朱淑真成为宋代女性文学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如:有深入探讨她的文学女性特色的论文^①,还有对朱淑真及其作品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②。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的视野已经扩展到对宋代女性文学整体的关注,如苏者聪的《宋代女性文学》^③,对于宋代女性作家及其文学创作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概括论述,是一部脉络清晰、资料丰富翔实的宋代女性文学史,为宋代女性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观宋代女性文学研究现状,对于宋代女性作家,确切地说对李清照、朱淑真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对于宋代女性文学整体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因此,宋代女性文学研究领域,是一块肥沃的土地,有待于热心的研究者去进一步开发与拓展。

有鉴于宋代女性文学目前的研究状况,本书从美学角度切入宋代女性文学^④研究主题,探讨宋代女性审美主体及其文学创作所蕴含的美的内在精神和独具特质的艺术表现方式。

宋代女性文学创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辉煌,这并不是说宋代女性作家独具过人的天赋和才能(当然,她们的才能是不可否认的),而是她们独具审美创造的个体意识和独特的艺术审美个性。苏珊·朗格说:“如果说艺术是用一种独特的暗喻形式来表现

① 胡元翎《论朱淑真诗词的女性特色》,《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

② 黄嫣梨《朱淑真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③ 苏者聪《宋代女性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④ 本书所言的“宋代女性文学”,是指宋代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它不包括宋代男性作家以宋代女性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

人类意识的话,这种形式就必须与一个生命的形式相类似,……关于生命形式的一切特征都必须在艺术创造物中找到,事实也正是如此。”^①宋代女性文学正是与宋代女性生命的形式相类似的,是以独特的“暗语形式”诠释宋代女作家独特的个体意识的艺术创造活动。因此,研究宋代女性文学,首先应该研究宋代女性创作主体。由于文学创作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审美创造过程,因此,宋代女性审美主体成为我们应该着重关注的对象。鉴于此,本书第一章《宋代女性审美主体觉醒的社会文化环境》,从历史文化的传承、宋代的社会现实两方面,论述了宋代女作家接受魏晋人性觉醒和宋代市民审美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宋代女作家的主体意识开始疏离于礼教传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现象。人只有在意识觉醒独立的状态下,主体才能具备特定的体验水平、感觉经营、概括能力等。所以,宋代女性审美主体的觉醒,使宋代女作家能够以审美的特定方式来支配、掌握审美对象,进行自由、大胆的艺术审美创造,这正是成就宋代女性文学重要的内在因素。

觉醒的宋代女性审美主体,以女性独特的审美方式和思维机制,在观察、感知、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础上,达到对女性自我的认识。本书第二章论述了宋代女性审美主体在对梅花的审美过程中,将自我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梅花清寒幽洁的形象中,认识了自我不幸的社会处境和高洁美丽的人格精神,找到了女性自我的精神家园。

觉醒的宋代女作家,不同于谨守礼教传统、温顺柔弱、丧失女性自我意识的封建女性,她们在审美过程中表现出自由、潇洒、豪迈的生命魅力。本书第三章表现了宋代女作家以饮酒的方式抒发

① 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喜怒哀乐的情怀,疏解她们异域流落的悲愁,缓释对自由、幸福、爱情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存在的矛盾所导致的痛苦,再现了宋代女作家所独有的审美风采。

觉醒的宋代女作家与自己人身从属依附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超越的矛盾冲突,从而导致了宋代女作家深重的精神痛苦,这种痛苦既来自宋代女作家觉醒的个体意识寻求自我超越而难以企及的孤独和困惑,更受制于社会外在的强大压力而举步维艰所带来的苦闷。因此,加重了宋代女性文学审美的浓厚的悲剧色彩。第四章论述了宋代女作家审美时空幽闭、孤独的审美形态,真实再现了宋代女作家生命被压抑的痛苦和渴望自由、幸福的心声。

附庸的社会地位、长期的礼教熏陶和幽闭空间的现实存在模式,导致了宋代女性审美主体难以逾越男性审美主体的影响,从而呈现出按照男性中心社会的现实需要和审美标准来塑造自我形象的审美特征,使宋代女性审美主体拖曳着男性话语的阴影,但是女性的自我形象塑造,完全脱离了男性创作主体女性形象描写所投射的欲望心理,真实呈现了女性的本色形象。第五章审美形象再现了宋代女作家无法逃脱的与男性趋同的审美范式,又客观再现了宋代女作家自我形象刻画的本真样态。

词是来源于民间的,多以女性口吻抒写、传唱的通俗文学样式。其委婉隽永、迂回曲折、一唱三叹之特质,具有传统女性阴柔之审美特性,以及其表现私人性质的抒写内容,正合于围墙内生活的封建女性现实,适宜表达她们在幽闭空间中所形成的内敛、丰富、深厚、凄婉的情感世界,因此成为宋代女性文学最理想的抒情写意的表现形式。宋代女性文学在艺术表现方式上,更多地吸取了市民审美文化的营养,表现出以俗为美的艺术审美时尚。本书的最后一章,论述了宋代女性文学富有时代共性与女性特质的艺术审

美形式。

宋代女性审美主体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却又没有获得完全人身自由的特殊的审美主体,她们清楚地意识到并且在努力寻找着在“太阳”和“地球”之间被遮蔽迷失的女性自我,由于她们无法走出男性巨大的影子,这就决定了她们所要承受的痛苦和难以摆脱的男性中心社会巨大的影响。因此,本书试图从宋代女性审美主体所处的社会文化厚实的现实背景中去揭示她们独有的内在审美心理和内心痛苦的审美体验,真实再现宋代女作家高洁而清寒、坚强而柔弱、潇洒而封闭、愉悦而忧愁的审美形象。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本书对于宋代女性文学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程度,其中谬误、疏漏在所难免,现就教于各位同行先辈,恳切希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第一章

宋代女性审美主体觉醒的社会文化环境

从哲学意义上来讲,审美主体是指具有创造性、独立性、自为性和主体性的人,是能动的自由的存在物。只有实现了这一条件,具备了这一素质特点,主体性才回归于人,审美行为才能发生。作为审美主体的宋代女作家首先要具备女性群体的独立意识和女性个体生命的独立意识,即:不是在男性意识统一辖制下的意识活动,而是女性独立的和个体自由的意识行为。同人性的自觉与独立一样,女性的觉醒和独立意识的形成必然要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和具备相应的历史条件。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对“觉醒”一词在本文的概念作一解释与

限定。“觉醒”，《说文·见部》解释“觉”曰：“觉，悟也”；“觉，发也”。即“觉”有发觉，意识到和明白的涵义。《说文新附·酉部》解释“醒”曰：“醒，醉解也”。《汉语大字典》对“醒”的解释，在《说文》的基础上增加了三层释义：指睡眠状态结束或尚未入睡；指由昏迷变为清醒；觉悟，明于事理。因此，“觉醒”是指人的昏睡状态结束，意识复苏处于清醒的自我感知的正常运转的秩序之中。在此生理机制条件下，人的主体意识可以对世界万物，进行静观、感知、推理、判断。在本书论述中，“觉醒”是指女性逐渐从礼教“玉液琼浆”的沉醉中清醒，其主体意识从男权中心社会意识中逐渐疏离，用女性自我的意识来感知、发现，认识自我、社会及世界万物，而不是在男性意志强加下的认识活动。也就是说本书所言之“觉醒”，是女性对自身作为“人”的所有活动（生理的、心理的和精神的）体验的初步醒悟，而不是在礼教信条束缚下的合于男权社会规范的女性生命体验。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女性觉醒，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所言的女性觉醒，是女性对自身作为人的价值体验的醒悟，是女性主体在对象性关系中对自身及其与对象世界（自我与自然，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的意识。通俗地说，是女性作为人类社会中另一个实体，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要求拥有独立的地位，在人格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特别是强调在两性之间与男性不是依附而是平等相处的存在关系。所以，本书所言之觉醒，只是限定在封建女性在封建礼教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所表现出的逾越礼教规范的女性意识的初始觉悟。只有在宋代女作家个体意识觉醒的前提下，其审美的行为才能发生，才能带来宋代女性文学审美的自觉，也就是说，宋代女作家在自我意识处于独立、自由的条件下，才能以审美主体的姿态，步入审美的殿堂，缔造文学艺术美的辉煌。

宋代女性中的李清照、朱淑真、魏夫人、张玉娘、花蕊夫人等之所以被文学评论家誉为“压倒须眉”^①、“足夺王建、张籍之席”^②、“清空婉约”^③的杰出女作家,不是完全由于个人天赋、才能的缘故,而是她们主体意识的觉悟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创造力的必然结果。续写《汉书》的班昭,其才不下于李清照,但遗憾的却是她不仅未能在文学园地一绽奇葩,反而铸造了束缚女性生命的镣铐——《女诫》。这就是在男权意识笼罩下女性意识泯灭的悲剧。

人性的觉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三从四德”封建礼教压抑下女性意识的觉醒,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由于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改变人身依附关系,所以女性意识的独立和自由是相对的。宋代女性意识觉醒发生在宋代这个较为特殊的封建时代,是有其较为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的,其觉醒的程度也极其有限,只限于对女性作为人的最初级的自由向往和追求。这就是说宋代女性意识的觉醒,显然不能与20世纪女性深层意义的觉醒同日而语。同时,由于生存环境的差异,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宋代女性觉醒的程度和范围表现出不相等同和不均衡的特征。还因为宋代女性不能完全脱离为奴的现实生存环境,她们的审美主体意识也就不可能完全摆脱男性审美主体意识的影响,总是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拖曳着男性话语的阴影。

对于宋代女作家意识觉醒的研究,近十年也有不少论者涉猎。如:文生、英烈《李清照词的女性自我意识》^④,刘淑丽《试论李清照

① 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1934年排印本。

② 《宋诗钞·花蕊诗钞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 况周颐《蕙风词话》,清光绪年间刻本。

④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自我意识的觉醒》^①,刘振娅《试论李清照叛逆性格的心理素质及美学意义》,等数篇论文。^②但是这些评论者的着眼点只是放在对宋代女性作家个体的研究上,并且只是对李清照的研究,论及朱淑真和其他女作家者就相当有限。也就是说,从宋代女性作家整体出发来探讨女性审美主体觉醒的问题,还未曾有人问津。同时,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将李清照觉醒仅仅归于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和家庭小环境的影响,没有从时代的思想文化大背景中去作更深层次的探讨和认识,所以也就失去了女性觉醒的厚实的社会底蕴。实际上,李清照的觉醒,不是上苍和她的家庭偶然缔造的惟一传奇,而是历史文化和时代土壤培育的宋代女性作家觉醒的典型,在她高大的身后,站立着一个刚刚从封建礼教“温柔敦厚”催眠曲中复苏的宋代女性作家群体,她们正在睁大眼睛,审视着她们此在的世界,以敏感、温柔、细腻的心,感受和认识着这个世界。从此,一个逐渐脱离了男性中心社会意识罗网的个体意识觉醒的群体,便以光彩照人的美丽形象呈现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舞台上,这就是宋代女性审美主体。

一、宋代女性审美主体觉醒的历史基础

(一)

总览我国古代历史,春秋战国和魏晋都是人性解放的时期。

① 《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② 《中国韵文学刊》,总第4期。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争鸣驱散了上古诸神笼罩世界的阴霾,使人从神秘走向现实,从黑暗步入光明,从蒙昧进入文明,以人的共同性、普遍性、整体性强而有力地削弱了神的威权,把神推向了遥远的上苍,让人的思想、人的精神、人的实践活动,即:人的一切贴近了现实,占领了广袤无垠的大地。不过,春秋战国的人性自觉只是整体的人与神的剥离,它过分地强调生存的目的性与功利性,用人的共同性、普遍性、整体性淹没甚至抹杀了人的个性存在和个体精神的无限自由性。魏晋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人的解放时期,它不仅使文学逐渐疏离功利目的的政治教化,成为抒写性灵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独立的艺术形式,使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更为重要的是,习惯在统一的礼教和伦理道德规范下生存的人们由此开始深度地审视和认识来自生命个体的精神欲望满足的存在价值和存在方式,寻求在社会政治、伦理生活之外的个人日常生活,从而迎来了我国古代人的觉醒时期。所以,魏晋拉开的人性觉醒的序幕,深刻地影响着此后我国的封建社会。唐代的开明、开放,唐诗的繁荣、鼎盛,唐人的自信、洒脱和富有个性,无不得益于魏晋时期人性的自觉。宋代虽然不复有强唐雄风,但却依然沐浴在魏晋人性觉醒的阳光雨露中,甚至那些在先秦看来与“小人”同等深处闺帏的宋代女性作家,也受益于魏晋人性觉醒、个性解放的沾溉,在蕙风中得以复苏。

宋代女性作家广泛继承了魏晋的文化遗产和思想精神。据不完全统计,《李清照集校注》和《朱淑真集》共引用魏晋六朝诗文典故 70 多处,其中出自《世说新语》的典故,李清照 20 处,朱淑真 8 处。《世说新语》是记载汉末至东晋士族的轶事和言谈,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魏晋士族蔑视封建礼教的放诞不羁的生活和自然洒脱的个性精神。李清照和朱淑真十分喜爱魏晋的作品和人物,深受魏